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四

晉

烈宗孝武皇帝

庚辰太元五年春二月秦作教武堂

秦作教武堂于渭城

注見前

命太學生劄陰陽兵法者教

授諸將祕書監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宜

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非所以致

太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而更使受教

于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

堅乃止

夏四月以謝安爲衛將軍與桓沖竝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沖之功故有是命

六月秦以苻融為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苻丕為冀

州牧苻暉為豫州牧

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滋分三原注見前九峻山名在西安府醴泉

縣東武都汧雍注俱見前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領之檄居

方鎮如古諸侯世領其種類如諸侯世封以其子長樂公丕鎮鄴平

原公暉鎮洛陽石越梁讜毛興王騰等皆為諸州刺史

堅送不至灞上不所領氏三千戶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祕書侍郎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

得脂伯勞舅父是仇緩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畱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整宦官也博聞彊

記能屬直好直言面諫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鸞室但見浮雲蔽

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與羣臣飲以極醉為限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旗杜康妙識儀

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
悅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趙整略陽清水平人後出家
事佛更名道整伯勞爾雅曰鴟伯勞仇綏未詳酒旗通
鑑作池胡三省曰當從旗天文志軒轅右角南二星曰
酒旗杜康古之造酒者儀狄注見前

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辛巳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于殿內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

釋迦譜息心所樓曰精舍

于殿內引諸沙門居

之左丞王雅

字茂達肅曾孫

諫不從

夏六月庚子朔日會

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沖擊破之遂拔管城

在安陸府鍾祥縣敖水北

獲其將閻振吳仲

振仲寇竟陵冲遣太守桓石虔豁之子參軍桓石民石虔弟

帥眾拒擊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拔之獲振

仲俘斬萬七千有奇

壬午七年春三月秦司農苻陽堅兄法之子侍郎王皮猛之子尙書

郎周虓謀反事覺徙邊

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秦王堅

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外不以罪法外事見前臣爲父復

仇耳堅泣曰哀公之外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

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

卿以十具牛爲治田之資未嘗爲卿求官知子莫若父

何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爲晉臣外爲晉鬼復何問

周虓既稱世荷晉恩則不
宜受秦爵既受爵復屢報
直貪生之亂臣耳苻陽王
皮均爲報逆此而不誅何

以立結綱此特符堅自欲
博覽名而失正義矣

乎先是虓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皆赦不

誅徙陽高昌即漢車師前部之高昌壁涼皮虓朔方之

北

秋九月秦遣將軍呂光字世明婆樓之子將兵擊西域

車師鄯善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

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呂光為都督總兵

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

使得其地不可會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不聽

光行越流沙焉者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固守光進

攻大破之帛純出走光撫甯西域恩威甚著遠方諸國

冬十月秦會羣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略定惟東南一

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餘萬欲自將討之何

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

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

鎮二星名守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福德歲星所在

注見前故曰七度為星紀吳越分野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

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眾投鞭

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于是羣臣各言利害

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

于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

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

嗣且臣之所憂不止于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畱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歿之言乎堅不聽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于堅曰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眾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閒進言堅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大熟

先是五月秦幽州蝗秦王堅命散騎常侍劉蘭

彭城人

發

民撲除之不能滅有司請徵蘭下廷尉秦王曰災降自

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至是歲大

熟上田畝收七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

下者五十石

胡氏三省曰物反常為妖蝗之為災尚已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農夫力穡有秋自古以來無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即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其有之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縣相與誣飾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亾宜矣

癸未 八年夏五月桓沖帥師伐秦拔筑陽漢縣隋省故城在今襄陽府穀城縣

先是沖遣將軍朱綽擊襄陽掠六百餘戶而還至是沖

帥師十萬復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秦遣慕容垂來救進臨泗水夜

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字石奴萬之弟冠軍

將軍謝元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
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爲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
拜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秦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
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讐
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從也堅不聽八
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
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涼州諸軍

堅謂萇曰朕昔以龍驤
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

其勉之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
容紹言于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
行也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

城涼州兵始逢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

謝安賭墅羣詡為運籌帷幄不動聲色然八公之勝非朱序自敗乃公事則晉軍後至不振又何成算之可稱讀書而不具卓識隨入是非者多矣

彭城東西數千里水陸竝進運漕萬艘融等兵先至潁

口潁水入淮之口在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東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

元為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字瑗度安之子桓伊胡彬等督眾

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元入問計于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

畢集與元圍碁別墅安碁常劣于元是日元懼便為敵

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冲淡以根本為憂

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

闕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

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枉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冬十一月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注見前殺其大將

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即壽春克之胡彬退保硤石山名在鳳

觀謝后謝元暉不敢進之
狀則桓沖之言不為無見
幸而朱序私通軍情將
驕傲自滿符融未語軍
融自還以致晉軍乘
得之不然石元將臨
韓之說又何偉績之能建
哉尹超等所謂天幸非刻
論也

陽府壽州西北水經注淮
水北逕山碛中謂之碛石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屯于
洛澗在鳳陽府定遠縣西
下流入淮謂之洛口柵淮以遏東兵謝后謝元等
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
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于融融使人白秦王堅曰賊少
易禽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
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
等曰若秦眾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
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
陵相劉牢之帥精騎五千趨洛澗梁成阻澗為陳以待
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
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于是石等水陸繼進堅

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八公山在壽州東北漢時有八公詣淮南王安同登此故名秦兵逼肥水而陳

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我兵得渡以洩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而略陳欲以止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在壽州西北寰宇記岡高一百步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

堅不早除垂垂不乘堅之
厚庸者以為英雄度量過
人論者又以為坐失事機
皆非也堅貪晉而欲藉垂
以就功垂因晉而欲疲堅
以復業正吳越春秋所云
躡不知螳螂不知雀也

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卻朱序在陳後大呼曰秦兵

敗矣眾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堅所乘雲母

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遂取壽陽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

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堅

中流矢走至淮北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

乎潛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

餘騎赴之時垂世子寶言于垂曰此時不可失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彼以赤心投我

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亾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

容德曰此為報仇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土遇我後為王猛所賣秦王獨

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悉以兵授堅堅收

集離陂比至洛陽眾十餘萬垂子農復謂垂曰尊不迫人于險其義聲可以感動